



# 织金洞： 一滴水穿越时光的传奇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进

在前往贵州织金洞的路上，我查阅了各种图文资料。当看到那条2.5亿年的“生命线”时，着实被惊讶到了。而且，洞里的滴水从未停歇，新的沉积层不断覆盖老的沉积层，它一直在“生长”，是一个动态的、活着的地质博物馆。

午后到达织金洞入口。洞口外跟其他的景区没有什么两样，宽阔的大坝和游客中心，不觉有啥特色，而洞口内部却别有洞天。足有几层楼高度的空间里，一坡折弯的梯坎顺势而下，栏杆两边形态迥异的钟乳石随意散布，像巨狮、像玉蟾、像岩松……阳光从不规则的弧形自然天窗投进来，好似一束追光打在舞台中央。光区里，碳酸钙结晶闪烁着钻石般的光泽；光区外，苔藓在石缝间悄然蔓延，如同大小不一的绿色注脚。洞顶水珠接连滴落，悠悠坠入地面的浅水凼里，光影透亮，仿佛在散落金钱雨。

从明亮的阳光里一个转身，洞口的凉风就扑面而来，那种不单是肌肤上的凉，更有一种沁人心脾的、沉静的感觉。仿佛一步之间，外头那个纷扰的世界就被屏蔽在身后了。

进入洞内，自然光彻底消失，眼睛一时还不适应，庞大无边的黑沉沉地压下来，我定了定神，才跟随零星灯光的指引一步步前行。再放眼四周，方才觉察出洞子里的黑并非虚无缥缈，它是有体积、有

重量的。各色灯光映照着宽窄不一的溶洞，厅堂相接，景观迥异，连绵不断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洞里除了奇特的钟乳石外，最多的就是水。无论是高处的水流、水滴、水汽，还是低处的水井、水池、水渠，水，无处不在。水，也是这洞里宏大叙事的唯一主笔，用亿万年的耐心，书写着石头的生命。“滴——答——滴——答——”无数水滴次第落下的回响，渐渐将人的声音一点点吸收殆尽。我感觉到一种寂静，一种比“鸟鸣山更幽”还深沉的寂静。

顺着蜿蜒的栈道向深处走，资料上呈现的那些洪荒之景便一幕一幕地在眼前铺展开来。我从未在同一时刻，见过如此之多的石头，又以如此奇崛的姿态凝固在一起。

“讲经堂”立在一个水潭里。水潭被钟乳石分隔成两部分，潭中一尊“佛”端坐于高高的宝塔之上，似在讲经。而一侧稍低的石台上，坐着一群听讲的“罗汉”，形态各异，或手捧经卷，或托腮凝思，或低头默念。“琵琶宫”悬于水壁之间，由顶部的石盾、中部的钟乳石和下部的石笋相连而成的“倒挂琵琶”，造型逼真，琴弦分明，坠落池中的水滴声声清亮，仿佛为衬托琴弦奏出古朴的音籁而来。醒目的“霸王盔”犹如一座巍峨的山峰矗立在水镜之边，顶部宽大，底部逐渐收窄，酷似古代将军的头盔，盔顶的几根石笋恰如尖利的翎羽。它的伟岸在水里投影成双，令人想起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。拔地而起的“灵芝山”在水气氤氲中，晶莹剔透，约有十几层楼的高度，疑是仙山奇草层层叠叠垒砌而成，散发着神秘的气息。被誉为“地球之花”的“银雨树”，在水谷里通体银白，倒挂的巨树从白色玉盘中脱颖而出，其表面布满细密的结晶，在灯光下闪烁着光芒，似银河中坠落的星辰，如梦似幻……

数不尽的石幔、石花、石笋、石柱，组合成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奇观，在长达12公里的地洞里绵延。谁能想到，这些奇景全是水的杰作？是无数微不足道的水滴，携着溶解的亿万年时光，一点一滴，耐心而固执地雕琢而成。

洞外的石头在风雨中一点点消瘦下去，而洞内的石头却在水的滋养下以一种极缓慢、极庄严的方式，静静地生长。导游



介绍，那根17米高的“擎天柱”，每增长1厘米需要百年时光；那片“水晶宫”的鳞状石花，是水汽用3万年才绣制而成；“千年一吻”中上下对应的石笋与钟乳石，仅一寸之隔，却还要等待300年才能相接。300年，于人世已是翻天覆地，于岩洞却只是时光长河中一个小小停顿。在这里，雕刻以微米为单位，而时间却要用世纪来换算。

我的目光停留在一根石笋上。一滴水正沿着石尖缓缓滑落，在末端凝成珍珠般的钙球，那么慢，那么轻，那么微不足道，将落未落之间，才积攒起一点饱满的、颤巍巍的光亮，像一只紧闭了亿万年才徐徐睁开的眼睛，洞察着新世纪的模样。

我凝视这一滴水，它曾是上古海洋里鱼龙鳃边嬉戏过的一分子吗？还是侏罗纪森林上空俯瞰蕨类疯长的云气中的一员？或许，它只是地表普通溪流中的过客，在一个拐弯处偶然渗入了岩缝，从此开始的一段先向下再向上的漫漫远征。它穿越厚重的岩层，历经黑暗挤压，才终于抵达此洞之中，将自身的这点精华，缓缓交付给永恒的沉积。

“滴答——”极轻极轻的一声，它终于落下来，完成了亿万年的等待中微不足道的一瞬。不知它又将去向何处，是汇入地

下暗河，还是融入那根石笋成为永恒的一部分？此时我弄不清楚了，这一声“滴答”，是它的诞生，还是它的死亡。大概在这洞穴里，生与死本是一回事。一滴水的“死”，正是钟乳石得以延展的“生”。这里没有流逝，只有转化；没有消亡，只有沉淀。

我穿梭在这宏大的寂静里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。人世所有的烦忧，在此刻看来，不过是漫长沉积过程中一丝微不足道的尘埃。那些求而不得的苦闷，那些患得患失的焦虑，在这以十万年、百万年为刻度的时间里，被稀释得如同空气。

织金洞里走一遭，突然觉得心志通透了许多。或许生命的意义就如一滴水的历程一样，并不在于一定要奔流到什么地方，而在于流淌与沉淀的过程。做地表的江河挺好，可以在阳光下激荡；做地下的暗流也不错，可以在黑暗中创造。前者见证生命的广度，后者成就生命的深度，没有高下之分。



## 人头寨“双奇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牟方根



“白土人头高千仞，一览三县不费神。若还诸君不相信，请您来此游一程。”在渝东北与鄂西南交界处，雄踞重庆市万州区、云阳县与湖北省利川市三地交会的“金三角”地带——白土坝，有一座名为人头寨的古寨，以其独特的“双奇”风韵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前往此地游览。

### 奇景

我与两位文友驾车自万州城区出发，驶上万（州）利（川）高速，于龙驹互通转出，再沿龙（驹镇）白（土镇）路前行。全程耗时1个半小时，目的地便悠然呈现于眼前。

放眼望去，人头寨酷似一个人头，额宽脸阔，浓眉大眼，鼻梁高挺，唇线分明。其神态庄重凝远，仿佛正沉思于天地之间，沐浴日月之光辉，历经风霜雨雪而岿然不动。山石纹理如刀削斧凿，发髻轮廓清晰可辨，让人不由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探寻中我们还了解到：人头寨乃七曜山脉大梁山支脉的主峰，高高耸立于云霄之间，海拔高达1515米。其上，一尊高51.3米的擎天石柱拔地而起，其中神似人头的造像高达29.2米，坐落于周长236米的巨大基座之上。

在向导的引领下，我们一行人开始沿着陡峭的石梯攀援而上。石梯宛若垂挂

山间的天梯，愈往上行，山势愈显嶙峋陡峻。及至险要处，坡度竟陡立如壁，我们不得不屏息凝神，手足并用，贴壁缓行，心中唯余对天地造化的深深敬畏。

抵达第一平台，石阶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狭窄钢梯，其势更为陡峭，几欲垂直。每一级台阶都窄而高悬，宛若通天的悬索。我们紧握冰凉的扶手，敛气凝神，将全身的重量和信任都交付于这金属骨架之上，一步步悬空缓移，最终才得以安全抵达那令人心安的第二个平台。

第二个平台是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平坦之地，开阔如天工精心铺就的山中殿堂。平台中央，一块巨岩巍然矗立，石身嶙峋苍劲，宛若天外飞来的“圣山”——那便是人头寨的顶峰。它拔地而起，气凌霄汉，在云雾缭绕间仿佛具有灵性，似镇守这古寨的“山神”，使人油然而生敬畏，心魄为之震撼。

相传，明朝末年，闯王李自成攻陷北京，崇祯帝自缢于煤山，乱世之中盗匪横行。当地百姓为求活路，纷纷逃往人头寨，凭借其易守难攻的天险，成功躲过了匪徒的劫掠。如今，寨中散落着的锈蚀的锅瓢、破碎的碗盏、焦炭的黑土等生活遗迹，无不向后人无声诉说着那段倚天险、求生存沧桑过往。

### 奇人

“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精美的石头会唱歌……”不经意间，我们听见人头寨传来优美的歌声。向导告诉我们，歌声来自回寨的“寨主”——乔登攀。

乔登攀原名乔劲松，又名乔升攀，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玉都村人，年近七旬。

乔登攀天生一副好歌喉。一次，一家戏班子来乔登攀所在的村子演出。他主动帮着搭台子、抬道具，忙前忙后不亦乐乎。夜深戏散，班主递烟道谢，乔登攀却搓着手憨憨一笑：“我能不能跟着您们戏班子，混口饭吃？”语毕，乔登攀即兴哼起川剧《红梅记》，其高亢激越、婉转优美的唱腔，竟把后台尚未卸妆的巨角都引了出来，拍着手惊叹：“没想到这山沟沟里，藏着个好嗓子啊，比我们的喇叭还响亮！”

就这样，乔登攀开始跟着戏班子走南闯北。凭着天资和悟性，他还掌握了魔术、杂技等技艺。很快，乔登攀成了戏班子里的“多面手”，样样拿得起，样样放得下。

然而，1998年8月1日，乔登攀却作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：放弃民间演艺，携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，以一束手电筒微光为照明，毅然投入了人头山寨的怀抱。

问起缘故，乔登攀的回答干脆利落，一如他当年的决定：“那年头，我站在山下



人头寨

仰望，本该披翠挂绿的人头寨，却像一道血红的伤疤裸露在苍莽间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痛着——我就想，我得给这山寨披上件绿衣裳！”

据了解，为了绿化人头寨，乔登攀花光了多年卖艺挣的全部积蓄。从四川的塔柏、湖北的钢针松、湖南的翠柏，到繁茂的桃李、芬芳的桂花，4000余株树苗相继跋山涉水，于此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。乔登攀还特地买来一面五星红旗，于山寨之巅庄严升起。那一抹鲜艳的红色迎风招展，不仅宣告着此地有人居住，更是一位守山人无声却最炽热的誓言。

斗转星移，冬去春来，乔登攀在人头寨上“安营扎寨”已27载。昔日他亲手栽下的纤弱树苗，今已亭亭如盖、连绵成荫。

问及多年坚守的意义，乔登攀笑言自己并非避世，而是要为人头寨这方天地换来一片永久的葱绿。言毕，他即兴吟诗道：“我守山寨廿七年，千里叠嶂新绿焕。要问老夫何所愿，只待游客笑颜开。”